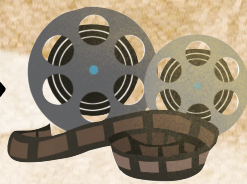


旧时光

露天电影



● 贾富彬

小时候条件差，一部电影最多能看三遍。

全乡几十个村轮流放映，当时一个村管两三个自然村，每月只能选其中一个自然村放映，周围村庄的人集中过来看。我们村前面的村叫张黄庄，跟我们村有3公里距离。下午放学后把书包往家里一扔，不吃饭就和伙伴们跑去看。第二天晚上，在我村放映。第三天，我们再追着去2公里外的乡驻地孙六看第三遍，仍不过瘾，无奈往后的村庄太远了，所以一部电影最多能看三遍。有时候赶上下雨、下雪或者别的原因，就只能看两遍或者一遍。

只有极个别电影能看超过三遍。在放映豫剧电影《朝阳沟》时，邻村的一个男青年，喜欢上了电影中的银环，天天追着看，越看越着迷，一连跟了20多个村看了20多遍。下个月电影队换了电影，他得了相思病，要去河南找银环，被家人关在家里几个月才好，后来再也不看电影了。

三遍里面最舒服的是在自己村里看，既可以吃晚饭，又可以坐着板凳看。下午四五点钟，放映员指挥着村里几个年轻人栽好两根手腕粗的竹竿，扯

好银幕，就去村党支部书记家吃饭。放映员共两个人，大队干部上午就做好了预算，用生产队的黄豆换1公斤豆腐，再赊村里某家的1只公鸡（很快能还上），用双倍的鲜辣椒炒辣子鸡，辣椒少了肉不够吃。当时感觉做电影放映员是最好的工作，既可以天天看电影，所到之处人人欢迎，还可以经常吃上白菜炖豆腐和辣子鸡。父亲当年是村会计，有资格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起作陪，所以他一个月可以陪着放映员吃一次白菜炖豆腐和辣子鸡，当然他吃的主要是辣子鸡里面的辣椒。

放映员开始吃辣子鸡时天还不黑，小孩们就搬来自家的板凳、木墩子、草墩子、马扎，抢占有利位置，往中间挤。有一连摆了好几个板凳的，也有把地排车拉来的，更有“圈地”的，用铅笔刀划一个大圈占地儿。有的小男孩使出绝招——边走边撒尿画圈。果然没有人再到“尿圈”里坐。画完圈开始用铅笔刀在地上挖坑——尿坑，用来电影放映期间应急。因为人小刀小坑小尿多，尿经常溢出来，顺地势流到别的小孩挖的坑里，有时会流到坐地上看电影的小孩屁股下。好看电影太专心，裤子被别

人的尿浸湿了也发觉不了。第二天白天一看，地上有几十个坑，上百条弯弯曲曲的流水印迹。

从第一个小孩开始占位置到放映员吃完辣子鸡，约有两个小时。天黑很久了，人们耐心或不耐心地等着。这时传来发电机的响声，放映机前的电灯亮起来，大人和小孩一起欢呼，欢呼过后马上安静下来。

电影开映后，满场子人山人海。有坐地上的，有站椅子上的，树上、墙头上、麦秸垛上，都有人。来得晚的，找不到好位置，就到电影银幕背面“看反面”，遇到有字幕的电影，字就是反的。

有一次放映《暴风骤雨》，赵光腚刚分到衣服，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，银幕内外都是暴风骤雨。大家都不愿意走，淋着雨继续看，几个人扯着塑料布挡着放映机。雨越下越大，村党支部书记说明天补放一场，大家才往家跑。

有人坐在麦秸垛上看电影抽烟，不小心把麦秸垛烧着了，把看电影的人吓坏了，一帮大人赶紧去救火，好在麦秸垛不大，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，麦秸也烧干净了。

一次听说孙六放映《梁山伯与祝英

台》，赶到后发现街中心很多人在等，却看不到银幕。等到半夜，传来消息说，因为这部电影太好看，各乡镇都想先睹为快，县里采取流水放映，估计到凌晨3点能轮到孙六乡。耐心等了一会儿，听见有人喊：“今天不在孙六演了，在小张庄演。”我和一部分人急急忙忙往2.5公里外的小张庄赶。半道上遇到小张庄的人，问他们有没有电影，他们答：“小张庄没有，孙六有。”又一起往回赶。那时候没有手表，不知步行了多长时间，刚到孙六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也开始放映了。

看完电影走着回家，一路上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谈论着电影情节。夜空中的星星又多又亮，肉眼可以看到几百上千颗，闪闪发光，没有路灯也看得清路。赶上有月亮很圆的晚上，乡间土路变成了银滩，两侧的树叶、庄稼都亮起来，微风吹得玉米、高粱叶沙沙响。头顶“银河”、听着蟋蟀青蛙唱歌、踩着自己影子回家的感觉，很美，很幸福。

离家还有几百米的时候，已经等了一晚上的大花狗跑过来，摇着尾巴跟着我一起回家。

鲜感悟

美丽的“错误”

● 高唐 孙志昌

人的一生，不可能不犯错误，不犯错误的人生是不存在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军校毕业，来到了辽南这块朴实而肥沃的土地，走进了一所军营。

等在部队稳定下来，做好工作之余，找对象就提上了日程。好多军官都选择在部队驻地找对象成家，我也不例外。不久，就有战友给我介绍对象，一个单位的办事员，年龄比我小一岁。见面后，我感觉可以，但介绍人回音，她不愿意。一时间，我很失落。

连队指导员对我说：“别慌，慢慢来，谁找对象不是要找几个，哪有谈一个就成的。”说完还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不久，一个战友家属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医生，年龄和我同岁，高个儿，身材很好。我满怀喜悦地赴约，见面后聊了一会儿，她便说有事先走一步，我预感

结果不妙。后来的结果，正符合我的预感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又有战友的家属给我介绍，出于礼貌，我推说自己暂时不找，以后再说，还表示感谢。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练专业、抓管理，工作有了起色，受到了领导的表扬。后来，参加了上级的比武竞赛，取得了好成绩，荣立三等功一个。

这天，营长说：“小孙啊，对象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，工作这么好，个人问题也应该解决好才是啊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营长，我会努力的。”稍停，营长接着说：“你嫂子让我告诉你，她给你介绍一个，这周末去见见吧。”我一听，心情沉重了许多。我说谢谢嫂子，还是以后吧。营长说：“怎么，还不相信你嫂子，肯定错不了。”我一听营长的口气，知道无法推辞，就答应了下来。

这次约会，我可不敢期待什么了。到了那天，我去找营长请假，营长一见到我就说：“怎么还没上战场就蔫了？哪像一个军人。”我立马打起精神来。营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：“这是任务，只准胜不准败。”

嫂子给我介绍说，对方是老师，本科毕业，在高中教书。我一听，瞬间不自信了：她这样好的条件能看上我吗？

她漂亮又大气，见面后我更加不自信了。我们聊了工作、学习，也聊了理想。当我告诉她我参加比武竞赛的事情时，她很感兴趣，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。走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怎么不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啊，不想和我联系了？”我连忙留下我的电话号码。

等走出门，我才想起来，怎么就没想到留她的电话，太不礼貌了。转念一想，留不留无所谓，人家要我的电话是

礼貌，反正也不会再联系了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不仅联系了我，我们的关系进展还很顺利，不久，我们就结婚了。战友们都调侃我，没想到你小子挑来挑去，最后抓住一个这么漂亮的，真有福气！

每到这时，我总是笑呵呵地说，我这是犯了一个美丽的“错误”。

这样的美丽“错误”，一生犯一次足矣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（诗歌除外）。
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



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

全民阅读

细嗅书香 风雅自来



聊城晚报 公益广告